

得克萨斯的热恋



(美) 芬·迈克尔斯 著

刘振铎 尚书磊 译

王金凯 张海岩

文化艺术出版社

117245

I712.457

3424

文化艺术出版社

得克萨斯的热恋

(美) 芬·迈克尔斯 著

刘振诞 尚书磊 译

王金凯 张海岩



京电力大 00006904



得克萨斯的热恋

〔美〕芬·迈克尔斯 著

刘振铎 尚书磊 译
王金凯 张海岩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6.25 字数 360,000 插页 2

1989年4月北京第1版 198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800册

ISBN 7-5039-0346-5/I·203

定价: 5.50元

作者小启

得克萨斯人果然名不虚传，他们的心胸象他们美好的故乡一样博大。

你们邀请我到家里做客，让我分享你们的生活、家庭的胜利和秘密。我万分感谢你们盛情的款待、怡人的幽默和不懈的援助，与你们相处的这段时光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

我真诚地感谢夏娃与豪斯顿·丹尼尔、海伦与鲁佛斯·亚伯拉姆、夏伦与迈克·格雷萨以及所有对我说“你好，夫人，欢迎你来得克萨斯”的人们，如果没有他们，《得克萨斯州的富人》和《得克萨斯的热恋》将仍是一纸提纲。没有你们的鼓舞，这两本书是写不出来的。

芬·迈克尔斯

序 幕

索娅·克利曼望着懒洋洋的加利福尼亚太阳在她的办公桌上勾划的图案。从第一次面对这闪光的李木桌面至今已有好几个星期了。胡乱堆放的文件、断了尖的铅笔、咬痕累累的钢笔帽儿，一切都标志着过度劳累和失意沮丧。她真该雇个助手来分挑她的担子，但没有一个令她满意，不得不一遍遍检查别人的工作是她最不喜欢的。很久前她承认自己是个工作能力很强的人，可近来她似乎穷于应付了。

索娅叹了口气，用修剪齐整的长手指拢拢茂密的金发。实在无法解脱，这些工作必须做，并且她是最胜任这工作的人。克利曼飞机制造公司是一家私人企业，居小型家用喷气飞机制造和设计行业的领导地位，而她是唯一有足够的社会背景和学问来管理这个日益发展的公司的人。

外面办事处里的属下们说她太倾心于事业，要求太严格了。前几天她就亲耳听到过这种议论。太严格，天啊！她唯一所能肯定的是：这词儿绝非夸赞。

索娅从上边的抽屉里摸出一支烟点着。她很少抽烟，一般在心情不快或消磨时光时才抽，而现在两因皆有。要消磨时光是因为她不想再看那封请柬；心情不快是因为她有两个多星期没收到兰德的信了——仅此一点就足以使她坐立不安了，要是再加上玛吉的请柬，她会在一个钟头之内瘫痪的。

妈妈玛吉；太阳桥的女主人玛吉；吞噬男人者玛吉。玛

吉，她自己的母亲。索娅皱起眉头。

她站起来离开椅子，拽了拽裹在丰满屁股上的灰色法兰绒衣摆，站到窗前凝望着悬挂在天空的那个明亮的圆球。烟黄色。她一边狠抽着并不想抽的雪茄，一边百无聊赖地想。邀请是指令性的，回太阳桥去看玛吉炫耀，但还不仅仅是炫耀，玛吉要成为太阳桥的统治者需要家庭成员的认可。坏女人玛吉回到了她犯罪的现场，却得到了原谅！索娅大笑起来，烟呛得她一阵咳嗽，直流眼泪。

姥姥会很快打电话来的，最迟明天。然后是别人的电话。兰德，兰德会打电话来的——她心中突然冒出一种希望。分居两地的相思如处地狱，更何况远隔重洋！

该死！整整一天都给搅了。为什么玛吉不把这请帖和扯淡的信寄到公寓而寄到办公室来？

这么多年了，跟玛吉联系联系本不该这么令人烦恼的，但事实却相反。她要是有一个隐蔽得玛吉钻不进来的窝该多好！但她所有的只是一颗千疮百孔而又将永不会愈合的心。

家人团聚会应该取缔。她没有办法逃避这个邀请，只能顺从。只要能再见小莱利一面，与玛吉遭遇也是值得的，而只要能见到兰德并跟他在一起呆一段时间，必要的话她情愿跑到非洲去。

兰德，她的生命，她的爱。生活中如果没有兰德，那就只剩下无休无止地工作的白天和孤独无依的漫漫长夜了。该是考虑定居、考虑结婚的时候了。这种想法使她激动，使她感到周身温暖。在伦敦工作也一样能干好。

她不等改变主意，便匆匆草就了一个短柬，表示接受参加“七·四”^①狂欢会的邀请。狂欢会以后，家里人会异口同声地

^① 七月四日为美国独立纪念日。——译者

说，索娅是多么讨人喜欢的人呀。可怜的索娅，她身上流淌的不是别人那样的红色的血。索娅只是内心疼痛难忍但伤口却隐而不露。

有兰德在身边也就补偿了一切，他的一个微笑就可以把玛吉从她的思绪中赶走。兰德就是她的一切——从现在直到永远。

第一章

今天将是太阳桥最光辉的日子，明天的报纸上将会详尽无遗地进行报道，甚至连女招待们的穿戴也不放过。太阳桥每举行一次聚会，都会成为新闻，若是主持一个富有得克萨斯情调的户外宴会，更是新闻中的新闻。整个家族的人都要来，得克萨斯州的一些名人显要也要出席，这将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场面。玛吉·克利曼·坦纳笑逐颜开。真有意思，她总是给太阳桥以活力，似乎这个庄园是个有生命的东西。太阳桥曾是她的过去，现在又将成为她的未来。玛吉站在卧室的阳台上，天空一样湛蓝的眼睛将下面忙碌的场面尽收眼底。仆人、女侍、宴席置办人走马灯似地忙着准备她的“第一流野餐”。“野牛”——那个“浪子”回来了，她想。她本人就是一个“浪子”，但一个不服管教的长角小牛称得上“野牛”吗？

她向尼曼·马库斯订购了好几打方格子野餐布和与之相配称的红地白花餐巾。她隐约记得订了200个柳条面包篮子，花了40块钱。龙虾是从缅因州买来的，还有河虾、螃蟹、牛肉，宴会所需要的应有尽有。这个计划也许有点“土气”，但

对于她的客人们的情趣来说，是绝无土气的。她将用这种方式向他们表明：她是他们中的一员，她在纽约城度过的岁月绝不是寄人篱下的。她在那里出入于上流社会，聊天的话题大都是剧院、股票市场以及古根海姆博物馆^①的展览会——话题是抽象的。而在这里——得克萨斯州，话题更切近实际——钱、财、牛肉，然后还是钱，当然不一定按这个顺序排列。下面的水晶酒杯在光芒四射的阳光下对她眨巴着眼睛，使她想起尽管得克萨斯州人自称喜欢“南部方式”^②，但他们都足够时髦、足够富有，以至于会玩“巴卡拉”游戏^③。

九泉之下的爷爷也许正在发脾气吧。他认为宴会就是唾手可得的牛肉、红豆、米饭，他的意图就是做一个能发家又能持家的普通人，不容辩解。他待客用纸杯装威士忌，也没人敢有微词。塞思·克利曼地位太显赫、太有威望了，得罪不得，他眨眼之间可以成全一个人，使他家有万贯，也可以毁掉一个人，使他倾家荡产，并且谁也摸不透他什么时候会突然心血来潮，让你倒上大霉。

现在情况不同了，老塞思死了，长眠于黄土之下，玛吉成了太阳桥的主人，这次聚会的目的就是使大家明白这一点。上帝，回到太阳桥真是太好了，这是她的家了！不，最终在太阳桥立稳脚跟才有“好”字可言。

没有人拒绝她的邀请，大家都要来——半个得克萨斯州，她对他们以及这个家族的成员毫不在乎。

玛吉倚在栏杆上。这次聚会要花掉一大笔钱，她甚至不

① 纽约市的一家现代艺术博物馆，由索罗门·R·古根海姆创建。——译者

② 指美国南部乡村的生活方式，即单纯、朴实、不拘礼节。

③ 一种纸牌赌博游戏。这种游戏赌金很高，一般人不会玩。——译者

完全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扔掉这笔钱。她要证明什么？向谁证明？住在这里，握住产权，这才是谁是太阳桥庄园主的真正证据。为什么她感到需要炫耀她庄园主的身分？抑或真正的原因是需向世界表明她最终赢得了父亲的垂青、父亲的心里有她的位置而终于把他爱惜备至的太阳桥交给了她而不是别人？上帝作证，她生来就有继承太阳桥的权力！索娅把它从自己手中夺走了。女儿索娅几乎一直住在太阳桥，而她——玛吉——被赶出了家门。现在索娅将要作为客人返回太阳桥——玛吉的家。这是天经地义的。

玛吉向远处看去，眺望庄园前面那座缓缓隆起的山丘，那白色的栅栏和流金的草地全都属于太阳桥。一股占有感在她胸中如火般燃烧。这是克利曼家的地盘，是她的地盘，因为她重返家园使这块土地再度充满生机。她可以感觉到这块 25 万英亩肥沃土地的威力，她可以使它发展、繁荣、昌盛。她基本理解了是什么使塞思那么多年兴而不衰，是太阳桥这块土地的生命力在他的血管里跳荡。他的权威毋庸争议，他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是建立这个庄园、热爱这个庄园、控制这个庄园的所向无敌的力量。塞思是世界上最自私的老头子，自私到剥夺他孙女的继承权的地步。他本打算把太阳桥庄园传给他的儿子莫斯，然后再传给孙子莱利，玛吉和她的妹妹是微不足道的女人，在他眼里一钱不值。“你现在看见我了吗？老头子。”她说，眼光落在小丘那缓缓倾斜的山坡上，他就埋在那里。“现在我回来了，回到了我应该拥有的地方——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应该拥有的地方。”

玛吉的儿子克利曼·坦纳蹑手蹑脚地走过来站到母亲身后。他知道他可能会等一个钟头，她不到扭过头来看见他是不会注意到他的，吸引她的只有这块地方——太阳桥庄园。她

说他属于这里，要把他的“斯蒂逊帽”^①与他的曾外公、外公、舅舅的并排挂在大门后面的那排帽钩上，这全是一派胡言。帽子是不会说话的，象得克萨斯的所有其它事物一样。他戴它只是为了迁就她。他老是不知不知道把它扔到了什么地方，但不知为什么，妈妈总会设法找到它，把它挂在应该挂的那个帽钩上。

克利曼不知道她象此刻这样独自一人时是否应该打扰她。“独自一人”还不是一个能描绘她此刻心情的贴切的词儿，她好象沉缅在冥思苦想之中。“隔绝”这个词倒更贴切：与身外之物——包括她的儿子——隔绝。前几年，这种隔绝一度使他痛苦不堪，现在简直使他发疯了。在学校里，别的男孩子总评论她如何漂亮——乌黑闪亮的齐肩黑发柔和地拥着她的脸庞，与水晶似的蓝眼睛形成鲜明的对比。他甚至看到过老师们趁人不注意之时痴情地凝视她那苗条的身段。她的微笑无以伦比——坦率、欢快、真诚，当她大笑的时候，眼睛闪着光芒，嘴角向上翘起，如波似浪。她非常美丽——克利曼总是这么想——但她的美完全不属于他，对他来说，她是一个陌生人，他对她的微笑已恍如隔世。

克利曼不知玛吉此时此刻在想什么，但他知道不是在想他。三天前他从学校回来时她甚至没到机场去，而让一个不知姓名的司机去接他。她解释说她的日程表给打乱了，一半因为安排这次宴会，云云。她一个劲地表白，他无动于衷地任其解释。他喜欢看她认为自己做错事时张慌失措、竭力辩解的样子，那意味着他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到想从她那里得到的东西。

① 一种阔边高顶礼帽。——译者

科尔^①要长成大人了，看样子不久就会长成一个克利曼家前所未有的高个子，这是因为他的父亲。他的眼睛和鼻子酷肖克兰斯顿——他几乎没有见过的爸爸，但他那有力的下巴、整齐洁白的牙齿和舒展宽宏的微笑是从妈妈的血统里继承下来的。也许他的脚也是继承克利曼家族的，但谁也说不准，16岁穿13码的鞋子是一件谁也不愿谈及的事。他浅棕色的头发蓄得很短，地道的军人平头，他认为这会使他看起来严肃剽悍。他从新兵训练中心结业时，妈妈说他活脱就是他的爸爸。

科尔纳闷他什么时候会长胖。他的身材不是苗条，而是“豆芽菜”，学校把他编入强身训练队里，但迄今似乎毫无效果。他参加训练是因为他不得不这样做，就象在那个学校里做任何其它事情一样。他恨它，恨那严格的组织纪律，恨别的男孩子、老师、千篇一律的军装和讲排场的形式，但他各方面都是优秀。一次少校曾对他妈妈说，他几乎是他见过的最理想的学生。

玛吉尽了做母亲的责任，微笑甚至拥抱他。但科尔觉得这不是由衷的，只是做做面子活而已：把孩子从身边推开，做些礼节性的探望，付付帐单，然后在假期期间演演做母亲这场戏，就象眼前的独立节狂欢会这样——用玛吉的话说是真正的太阳桥社交聚会。他听到过多少次了，但一次也没参加过。他说不清自己此刻是否想呆在这儿，他觉得他是个外来人，这个地方永远不是他的。

他必须穿具有西部特征的服装，这是玛吉说的。西部样式的牛仔裤和恤衫以及把脚夹得生疼的长靴，他讨厌极了，穿

① 对克利曼·坦纳的昵称。——译者

10个月军装已经够腻味了，现在又得穿另一种“戏装”。这一切他觉得很不自在，想拿出自己的衣服，比如布鲁克斯兄弟公司制的平底布鞋以及挂在他衣柜里的其它商标服装——这些服装他很少穿过。

“你要摆得克萨斯州最盛大的宴会，看起来有点发愁，妈妈。”克利曼突然说。

玛吉闻声转过身来。“克利曼！你吓我一跳……我要求你多次了，要叫我妈咪，你小时候就是这么叫的。”

她是在斥责他。总是这样的，他认为这是她与他保持距离的一种手段，从不直接回答问题，从不暴露心里想的是什么，而是发动进攻。但她为什么把他视为敌人呢？

“这也许是遗传的原因。你总是坚持叫我克利曼，而你知道我更喜欢叫我科尔。我告诉你的次数够多了。”克利曼的声音很深沉。这些日子这声音总是使玛吉震惊，这不是一个孩子所应有的声音。

“什么？叫你克利曼仅仅因为你是克利曼家的一员，我不愿让你、我或者别的任何人忘记这一点。”

“你怎么会忘记呢？这是你一直挂在嘴边、藏在心里的东西。我知道离婚一经裁决，你就要重新使用克利曼这个姓了。别为这事费神了，妈妈，谁都知道我们是谁，换个姓名也证明不了什么。”克利曼的语气中带着责难，嘴角上挤出一丝微笑。

玛吉打量着她的儿子。他是克利曼家的人，不在于他有克利曼人的外貌，而在于那刺人入木三分的能力。她知道他在提醒她不要忘记她嗜酒成性、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在告诉她无论是太阳桥还是更名换姓都抹不掉这些事实。他还是个孩子，她提醒自己。他懂什么？她痛苦地想，她象他这么大已经很成熟、老于世故了，已经生了女儿——一直据有她和儿子

被剥夺了的利益的索娅。现在她当了家，情况与前大不相同了。无论如何她必须使克利曼明白这里是他的根之所在。

“这儿是我的地方，孩子，也是你的地方。太阳桥是为克利曼家的人建造的。”

“也许是为你建造的，妈妈，而不是为我。我的姓现在是坦纳，将来也永远是坦纳。这儿只是一个地方，不是生命——起码不是我的生命。”他灰色的眼睛里露出愤怒，语气中藏着有意压抑的尖刻。“我不喜欢得克萨斯，不喜欢这种不值钱的牛仔装。我讨厌你要求的服饰和那顶无聊的帽子。我不想在这儿，我要去欧洲。”

“要干什么？”玛吉尖叫起来。

科尔哼了一声，英俊的眉毛向上拱起。“我考虑再三了。你没接到学校发的通知吗？我们法语班要去欧洲呆到8月底。我已报了名，连保证金都付了。”

玛吉又转向阳台，以掩饰内心的纷乱。她久久地注视着下面忙碌的人们。她隐约想起有这么回事，但她还没允许，这一点她是记得清清楚楚的。为什么他在这个当儿、在她正为家里和自己的事倾尽心机的时候提出这件事？她的眼睛挤成一条缝。她以前对儿子已有所了解，知道他象他的父亲，但莫非比她认识到的更甚？象这样在争论之中突然发出通牒正是他爸爸的伎俩。如果允许克利曼去欧洲，他在聚会期间就会规规矩矩、安安生生，向家人和朋友表明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亲密的，是充满着爱的，他就会是一个完美的儿子、外孙，使艾米莉娅感到他很热情，使苏娜感到他很可爱。但如果不依他，这个无常、自私的儿子就会本性毕露。

太不尽情理了！她为什么不能用使他变成这个家族的一员、把继承权奉献给他的办法让他认识到这一切也是他的？这

是他的宴会——她选了独立节这个周末举行宴会，象征着她已挣脱了过去，象征着她自己的独立。她决不允许一个 16 岁的顽童破坏这个气氛。她转身面对着克利曼，眼盯着他，知道他象往常一样自信地等待着她的失败。这次你打错了算盘，她想。现在有了新的章法。“我可以考虑这个问题。聚会以后给你答复，不行吗？”

克利曼愤怒了，他没料到这一着。他十分清楚，如果他温顺服贴，做个好儿子，她也许——仅仅是也许——会答应他去旅行的。他不喜欢这样，但他在她的掌握之中，不得不照她的章法做这场游戏。他点点头。母亲的眼转向了下面，他知道他可以走了。

克利曼离开房间，带上了门。她赢了，至少暂时如此。但如果想使他留在太阳桥，把他控制在股掌之中，使他成为真正的得克萨斯人，她还需要费一番心机。

她想让他属于太阳桥，除了军事学校，他只属于太阳桥。他过去常常为父母无暇照顾他、不让他呆在他们身边而感到羞辱，后来他认识到别的孩子也有同样的苦衷。有一次他的指导告诉他，没有他的父母他一样可以成为一个男子汉，一个真正的士兵。听了这话，他心里舒服一些。“要独立自主，扛起那支枪。你已经 10 岁了，要象一个男子汉。”

那以后，尽管肩膀被沉重的来复枪压得疼痛难忍，晚上他也不再蒙着被子哭泣。练习打靶时，肩膀被枪托撞得青一块紫一块，但他一声不响。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成为最年轻的排长。他加紧训练自己和自己的士兵，以取得更好的成绩，获得更大的奖赏。

到 12 岁时，他已被提升了两级。他发现，军衔里有着不可言传的特权，他学会了利用每一个人去换取自己的利益。

他谙熟军规和用兵之道，知道如何控制低年级的学生，如何使那些戴着眼镜、龇牙咧嘴、骨瘦如柴的小家伙们对他闻风胆寒。克利曼喜欢权力。这学期末，他成了五区E队无可争议的长官。现在如果因为他的妈妈不允许而不参加这次欧洲之行，那成什么样子？

科尔带上门时，玛吉松了口气。她不能让他搅乱了她的事情，但也不能向他屈服。他还是个孩子，既希望她指教同时又向她挑战。克利曼跟她的弟弟莱利太不一样了，莱利16岁时已经很懂事了，他那文雅而不娇气的性格和超凡的魅力吸引着周围的人，认识他的人都喜欢他。她的儿子没有莱利这些品格，永远也不会有。

玛吉清楚地知道自己哪些地方对不住克利曼。她陷于自己的烦恼和绝望之中，从没真正考虑过他。自己的事已使她焦头烂额，哪还有空去管孩子的事？过去的7年中，她和克兰斯顿的婚姻日益不和，她维持着，告诉自己为了克利曼必须保持一个完整的家庭。事实上，她维持这么久只是因为没地方可去，无人可投。玛吉·克利曼·坦纳不喜欢自己，她的自鄙使她愈发惧怕孤独。只要克兰斯顿不提出结束他们的婚姻，她也不提。但是这种自鄙感终于满而外溢，波及了克兰斯顿，在她开始无度饮酒之后，他离开了她。

玛吉摇摇头，似乎要把这些从脑子里赶走。她现在不愿去想这些，尤其今天。她已远远离开了那个绝望、阴郁的女人。尽管她要成为的这个新人还形影模糊，但毕竟已迈出了一大步。爸爸把太阳桥传给她，使她坚定了一个信念：她有了立足之地，她仍然拥有别人的爱，没有被一个在她眼中比任何人都重要的人所遗忘。爸爸！她一生都渴望他的承认、他的爱。她曾是一个迷惘的少女和一个充满敌意的女人，但她决

心改变这一切，现在，她第一次感到成功在握了。不能，此刻不能想克利曼的事，不能让他玷污了这一天。

一串串五彩缤纷的日本式灯笼挂满了前院，穿过奶奶杰西卡的玫瑰花园，曲曲弯弯延伸到长长的曲回车道上，等黄昏时分客人开始到来时就把它点亮，同时管弦乐队开始奏乐，接着在上菜的时候，钢琴手便在班卓琴的伴奏下弹奏司格特·乔普林^①的乐曲。贝丽看见香槟酒从回蹄蹬风的冰雕骏马里面汩汩流出时，一定会惊得说不出话来。玛吉耸了耸肩，也许华丽得俗气，但能使他们一饱眼福，会使奥斯丁市轰动几个星期的。

7月的太阳炎炎似火。一二十亩大的草坪上撑着一个带有黄白条条的大天篷，她为此十分满意。真奇怪，这一大块平淡无奇的粗帆布会使她感到如此惬意。晚上，特制的焰火将在楼房后面的池塘上空争艳斗奇，这又是一大奇观。连克利曼也会对这能把黑夜变成白昼的千百个“天女散花”赞不绝口的。

一缕轻风拂过玛吉的肩膀。马上就该打扮一下迎接全家人的到来了，她准备穿上妈妈亲手设计、作为圣诞节礼物送给她的那件图案新奇的礼服。她喜欢这虹一般美丽的杰作，一直把它珍藏在箱底，等待着一个特殊的时刻。贝丽一看见她穿这件裙子，眼里一定会放出光芒，发出那种温暖、充满母爱的微笑。

玛吉刚出现举行这个宴会的念头时，一点也没想到它对她会如此重要。几个星期来，她心里只有一个向往——团聚。

① 司格特·乔普林(1868—1917)：美国黑人作曲家，生于得克萨斯，一生中创作60多部作品，其中41部为泰格拉姆钢琴曲。死后被人们公认为足较为严肃、雅俗共赏的作曲家。——译者

克利曼的归来比起准备这场宴会来也是次要的，她不得不派一个司机去机场接他，而不是亲自开车去接。她又在城里耽搁得太久，没有能够赶上在家里迎接他。她回到家时，他只漫不经心地冲她的方向招了招手，便又去读他的书。她走过去拥抱他，但他身体僵硬，毫不动情，以惩罚她的疏忽。她处心积虑努力和缓与克利曼的关系，但他的抵触情绪依旧有增无减。

也许小莱利会影响克利曼的。她渴望见到弟弟的儿子。不久前，她让小莱利来的目的还是为了减轻对弟弟之死的愧疚之情，而现在她真的想让小莱利共同享有太阳桥了。她是她的侄子，是这个家庭的一员啊。

她记得那一天，贝丽打电话告诉她小富在东京的一次车祸中不幸殒命时，淤积在心中的愧疚霎时涌上她的心头，她的心一阵阵绞痛。莱利死了，他亲爱的日本妻子也去世了，只留下小莱利孤伶一人。小莱利的日本外公、外婆使玛吉懂得了什么是慷慨和无私。他们沉溺在悲恸之中，把小莱利留在他们身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是想把他送回美国，还其克利曼家族成员的身份，成为克利曼的一部分。他们很明智，意识到自己不会长生不老，那么他们死后心爱的外孙怎么办？“他在那儿想呆多久就呆多久。”贝丽这么说过。对玛吉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了。她上次见到这个孩子时，发现他极象他父亲，贝丽能把小莱利托付给她照料，她感到受宠若惊——这是妈妈的独子的独子啊。

突然一阵比刚才强些的、更凉爽一些的微风吹来，凉透玛吉的心底。什么也无意损害这次聚会，连上帝和自然也在成全她。她仰望天空，天空依旧水晶般湛蓝，只有偶尔一缕白云从天际掠过。